

小城之恋

(苏) 克拉夫钦科 等著

苏联新作家短篇小说选

邓蜀平 编



小城之恋

苏联新作家短篇小说选

[苏] 瓦拉夫钦科 等著

邓蜀平 编

内 容 提 要

本集选收苏联当代文坛十二位新作家的十五篇小说，风格多样，构思新颖，题材广泛。

作品多以爱情、道德、工作、理想为主题。笔触所至，从繁华的首都到辽远的边疆，从僻静的山镇到淳朴的农村，一个个当代人的形象跃然纸上。故事委婉动人，文笔简洁优美，人物性格鲜明，抒情气氛浓郁。

小 城 之 恋

苏联新作家短篇小说选

邓蜀平 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6 7/8 插页2 字数130,000

1985年6月第1版

198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,500

书号: 10151·799

定价: 1.20元

前 言

七十年代以来，一代新人活跃于苏联文坛，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，特别是在短篇小说领域，出现了一个个闪烁着奇光异彩的新名字。新一代作家的创作植根于俄国和苏联文学的厚沃土壤，而在汲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，力求有所创新，在艺术上广采博纳，不囿于传统，则可说是这代作家的显著特点。这不难从擅长“小小说”的克拉夫钦科，富于意境美和抒情性的拉克莎，含蓄中透露出讽刺的鲍格丹诺夫，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和哲理思索的阿纳托里·金，笔调风趣泼辣的柯尔尼洛娃，带有浓郁西伯利亚情调的舒加耶夫等鲜明的艺术个性中看出来。这代作家与老一辈作家不同，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洗礼，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时期，但他们对自己的同龄人——苏联的年青一代有更深刻的了解，对当前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、新现象有更敏锐的感觉，他们的视线集中投向当前现实生活，把一个个富于时代特征的当代人形象引进了短篇小说的人物画廊。从一幅幅现代生活的画面上，读者不难感觉到时代

的脉动，窥见人物心灵的奥秘。

这新一代作家的作品在我国尚译介不多，我们选择内容和风格各异的十五篇作品，汇编成集，权作一束异域新花，献给我国的读者。

邓蜀平

目 次

前 言.....	邓蜀平
冰窟窿.....	克拉夫钦科 (1) 杨 实译
母亲的来信.....	克拉夫钦科 (4) 杨 实译
树后面是太阳.....	拉克莎 (7) 常 青译
戒指丢了.....	拉克莎 (14) 肖 葳译
归.....	斯拉辛宁 (34) 肖 葳译
水晶玻璃瓶里的“勿忘我”.....	鲍格丹诺夫 (45) 刘 若译
小城之恋.....	奥利尚斯基 (61) 刘 若译
浮 岛.....	阿纳托里·金 (84) 刘 若译

雪里的“草莓”	雅库鲍夫斯基 (107)
	邓蜀平译
巨蟹星座	柯尔尼洛娃 (117)
	邓蜀平译
上年纪的女人	柯尔尼洛娃 (130)
	白春仁译
刺儿头	苏卡乔夫 (143)
	裴家勤译
亲爱的塔妮娅	舒加耶夫 (157)
	赵 禹译
海滨浴场	阿 福 宁 (177)
	林 深译
幸运	纳乌莫夫 (197)
	夏 犀译

冰窟窿

克拉夫钦科

杨 实译

他坐在桌旁喝茶，倾听着风雪的呼啸。小木屋里暖烘烘的。灵敏的火苗跳动不停，给屋里洒满摇曳不定的昏暗光线。倏然，一阵响声传进屋来，火舌猛地一抖，险些儿被风吹灭。大门又砰的一声阖上了，响声也随之消失。一个女人出现在门口。她朝桌子走来，缓缓地在凳子上坐下。

“有何贵干？”他闷声闷气地问，伸手到衣袋里去摸烟。

女人抬起头，她脸上泪水直淌。

“她的脸怎么啦？莫非外面化雪了？”他暗想。

女人抽咽着，泣不成声地说：

“我的安德留什卡呀……一清早就到林子里去了，这时候还没回来……”

他两手的指头反勾在一起，眼睛瞧着屋角，问道：

“上哪儿去了？”

女人连忙又说了一遍。

“这么说，用得着我了？想起我来了。”他冒出这么两句，脸上露出一丝难看的讥笑。

她垂下头，默不作声。他使劲抽起烟来，深深吸了一口，便皱皱眉头，揉灭烟，狠狠扔在地上。他一只手撑着桌子站起来，向房门走去，开始穿外衣。女人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当他从墙上取下猎枪，伸手去拉门把时，她也站了起来。

“坐下，”他说，“你不用去。难道还要叫我拖着两个人从林子里往回走吗？”

女人朝屋门呆望了一阵，然后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微弱的光线照在窗外的一片地上，只见雪地上暴风雪在飞旋……

曾经有一段时间，她觉得自己是爱他的。可是来了个格奥尔基。这种事情也是生活中常有的。格奥尔基在这里只住了一年便走了。真是个自由自在的鸟儿！妇女们都劝她改嫁。够了，已经领教过了。她还嫁人干什么？阿利缅蒂·格奥尔基还不时寄来好东西，每逢节日寄来礼物。这说明他还没有忘记她，还想着她，还会回来的……只要能把安德留什卡找回来就好了。他一定能把他找回来的。她还能去求谁呢？没人可求……既然他不可心，这能怪她吗……

她朝小屋里四下看了看，在旁边的窗台上有一个信封，她拿起它，心里颇感惊讶：谁都知道他在世上是孑然一身。笔迹是她熟悉的。她回头张望了一下，便展开信纸，慢慢坐到凳子上，信是格奥尔基写的。

“你好！”他写道，“你大概是疯了。我要谈的事儿

不多。你要我转寄给她的钱，我每次都如数寄去。大概这些钱对你来说是多余的？！你要我转寄的礼物，我也都寄给她了。出于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同情，我可怜你，可有什么办法呢？你不必太伤心，你会找到一个如意的娘们的。至于与她结婚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她是个倔强的女人。说良心话，我娶她是故意气你的。你还记得有一回你怎么当场抓住我的吗？我是坦率地向你说这些的。算了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再见！格奥尔基。”

捏着信的手颓然落到膝盖上……

这时，房门大开。门坎上出现的是她的儿子安德留什卡。她向他奔去，紧紧搂着他哭起来。儿子用双手推开她的胸脯，吃力地蠕动着冻得发紫的嘴唇说道：

“叔叔还在那里……掉进冰窟窿里去了。他说要快点。”

她飞跑出小屋。从小屋前可以清楚地望见小河。离河岸不远的河面上有一小圈黑水，浓得象一团焦油。小河的上方，暴风雪在放声悲嚎。

（译自作者短篇集《忘却的温暖》，

卡累利阿出版社，1981年版）

母亲的来信

克拉夫钦科

杨 实译

母亲来信了。

在初来城里的日子里，文卡总是焦急地等待着母亲的信，一收到信，便急不可待地拆开，贪婪地读着。半年以后，他已是没精打采地拆信了，脸上露出讥诮的冷笑——信中那老一套的内容，不消看他也早知道了。

母亲每周都寄来一封信，开头总是千篇一律：“我亲爱的宝贝小文卡，早上（或晚上）好！这是你妈妈在给你写信，向你亲切问好，带给你我最最良好的祝愿，祝你健康幸福。我在这封短信里首先要告诉你的是，感谢上帝，我活着，身体也好，这也是你的心愿。我还急于告诉你：我日子过得挺好……”

每封信的结尾也没什么区别：“信快结束了，好儿子，我恳求你，我祈祷上帝，你别和坏人混在一起，别喝伏特加，要尊敬长辈，好好保重自己。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要是你出了什么事，那我就肯定活不成了。信就写到这里。盼望你的回信，好儿子。吻你。你的妈妈。”

因此，文卡只读信的中间一段。一边读一边轻蔑地蹙起眉头，对妈妈的生活兴趣感到不可理解。尽写些鸡毛蒜皮，什么邻居的羊钻进了帕什卡·沃罗恩佐的园子里，把他的白菜全啃坏了；什么瓦莉卡·乌捷舍娃没有嫁给斯杰潘·罗什金，而嫁给了科利卡·扎米亚京；什么商店里终于运来了紧俏的小头巾，——这种头巾在这里，在城里，要多少有多少。

文卡把看过的信扔进床头柜，然后就忘得一干二净，直到收到下一封母亲泪痕斑斑的来信，其中照例是恳求他看在上帝的面上写封回信。

……文卡把刚收到的信塞进衣兜，穿过下班后变得喧闹的宿舍走廊，走进自己的房间。

今天发了工资。小伙子们准备上街：忙着熨衬衫、长裤，打听谁要到哪儿去，跟谁有约会等等。

文卡故意慢吞吞地脱下衣服，洗了澡，换了衣。等同房间的人走光了以后，他锁上房门，坐到桌前。从口袋里摸出还是第一次领工资后买的记事本和圆珠笔，翻开一页空白纸，沉思起来……

恰在一个钟头以前，他在回宿舍的路上遇见一位从家乡来的熟人。相互寒暄几句之后，那位老乡问了问文卡的工资和生活情况，便含着责备的意味摇着头说：

“你应该给母亲寄点钱去。冬天眼看就到了。家里得请人运木柴，又要劈，又要锯。你母亲只有她那一点点养老金……你是知道的。”

文卡自然是知道的。

他咬着嘴唇，在白纸上方的正中仔仔细细地写上了一个数字：126，然后由上到下画了一条垂直线，在左栏上方写上“支出”，右栏写上“数目”。他沉吟片刻，取过日历计算到预支还有多少天，然后在左栏写上：12，右栏写一个乘号和数字4，得出总数为48。接下去就写得快多了：还债——10，买裤子——30，储蓄——20，电影、跳舞等——4天，1天2卢布——8，剩余——10卢布。

文卡哼了一声。十卢布，给母亲寄去这么个数是很不象话的。村里人准会笑话。他摸了摸下巴，毅然划掉“剩余”二字，改为“零用”，心中叨咕着：“等下次领到预支工资再寄吧。”

他放下圆珠笔，把记事本揣进口袋里，伸了个懒腰，想起了母亲的来信。他打着哈欠看了看表，掏出信封，拆开，抽出信纸。当他展开信纸的时候，一张三卢布的钞票轻轻飘落在他的膝上……

（出处同上篇）

树后面是太阳

拉克莎

常青译

保育院走廊上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。饭厅里散发出一股熟悉的土豆汤香味，值日生们已经在准备开饭，可是今天却没有一个人急着去饭厅用餐。孩子们全都拥挤在走廊另一头那扇镶玻璃的门前，门上的牌子写着“院长办公室”——平时这儿可是很清静的。

大伙都趴着玻璃往里瞧，尽管是块磨砂玻璃，但屋里的一切多少也能看见。门外是一片激动的嗡嗡低语声。

饭厅里值日生们已丁丁当地摆好茶杯，在每个位子前放了一份面包片和一块黄油，他们刚要拔腿就跑，也去看热闹，突然从院长办公室门前传来喧哗声：不知是谁在喊：

“叫五班的阿利克来！塔季娅娜叫他！有人找他来了！”

这是指院长塔季娅娜·伊万诺夫娜！大家都亲切地只叫她的名字。

一个当值日生的男孩，手里拿着几把小勺从饭厅跑出来，高声嚷道：

“他还在池塘那边！就在池塘那边！”

“不——对！”有人马上答道，“阿利克在钳工车间，我亲眼看见的。”紧接着响起噼噼啪啪的脚步声，有人朝大门外奔去了。

在院长办公室那张绿纸铺面的桌旁坐着两个人，一位是院长本人，她头发剪得短短的，身材小巧玲珑，身上的那件哔叽上衣两肩肥大，使她看起来活象个小姑娘；另一位是年轻的海军校官，不过只是看上去显得年轻，其实垂在他前额的几缕头发已经斑白。他的右边袖筒是空荡荡的，紧紧塞在衣兜里，在膝盖上放着一顶带帽徽的海军军帽，这是一顶戴得很旧的帽子。

“这孩子是从敖德萨救出来的，一九四三年送到我们这儿。是我们接收的第一批孩子。他没有证件，任何证件也没有。”女院长慢悠悠地说着，仿佛在轻轻吟唱。“他连自己的姓名也不记得。当时他太小了，也可能患有脑震荡后遗症。您知道，那时德国人狂轰滥炸，我们的人在撤退。我们给他取名阿利克，是我给他取的，并让他跟着我姓了。当时我的同事们让许多孩子随自己的姓。因此我们这儿的的孩子不是姓拉斯特沃罗夫，就是姓格拉兹科夫。”院长露出一丝苦笑，“所以您瞧，我们简直成了一个大家族了。”她手里转动着一个墨水瓶，右手指染着斑斑墨迹。她沉默了片刻，陡然脸上泛起红晕，小声问道，

“您以前是在黑海舰队服役吗？”

“不，我是在北海舰队的一艘救生艇上，直到它被击

沉。怎么，我象是从南方来的吗？”

“不是的。我父亲是四三年在黑海舰队牺牲的，”她扭开脸说道。

窗外那棵枝叶茂密的杨树在风中战栗，落叶洒满保育院的院子、厢房和杂物房房顶。

“当然，他是个颇难对付的孩子，”院长严肃地说。

“性格内向，沉默寡言，完全孤僻自处，但却非常正直诚实。他会成为一个好儿子的。我敢为他担保。”显然，这个阿利克是她十分珍爱的。

“当然，当然，”海军校官点了点头。“我先和他认识认识，不过……您知道，我本来很想要个小姑娘。因为我以前有个小女儿，在围困时期死了。我的妻子和母亲也都在那时牺牲了，”海军校官平静地讲道，但显得有点疲惫。“我是土生土长的列宁格勒人，从前线回来后，再也不能住在自己家里。您知道，我不能穿过庭院，特别是有孩子在院子里玩的时候，玩各种各样的游戏，跳绳啦，跳房子啦。我连上楼梯的勇气也没有了。回到屋里，更是忍受不了。”他正了正膝盖上的帽子继续说道：“为了避免触景生情，我才远离故乡来到你们这儿定居。如今成了陆军了，”他苦笑了一下。“要是我的大副还活着，他一定会说：‘跑到大后方躲起来了！’我的大副是个乐呵呵的人！”

院长放下墨水瓶说道：

“所以我才竭力给您推荐这个孩子。当然，收养个小

姑娘也可以……您还是先同孩子们见见面，然后再挑选吧。”

有人敲门。隔着玻璃看得见一个个压扁的鼻子和一张张压平的小脸。门轻轻地开了，一个大约六、七岁的男孩走了进来。他头剃得光光的，穿着一件小姑娘的上衣，目光敏锐而警觉。他跑得气喘吁吁，正竭力使呼吸平静下来。

“你们好！”他一口气迸出这几个字，就低下头；眼睛盯住地板。显然他一切全看见了，也全明白了，但是不敢再看。

“过来，到这儿来，阿利克，”院长喊道。

他朝前挪了一步，尽管没看来客，但全身都感觉到了客人注视自己的目光。

门外鸦雀无声，孩子们都屏住呼吸，额头紧贴着玻璃往里瞧。

“喂，瞧见什么了？”挤在后面的孩子问道。

“走到桌前……站住了，”有人答道。

“要是我，一眼就能认出我的父亲。只要一眼！”

“也可能他根本就不是他的父亲。格拉兹科夫就是被不认识的人领走的。”

有人鼻孔里哼了一声，说道：

“我可是愿认这个人做父亲。少只胳膊也不要紧，反正我自己什么都会干。”

海军校官不知道该怎样开口才好，他犹豫不定地问道：

“你是从哪个城市来的，阿利克？”